

# 軍官外語班與陸大

黎天鐸

(本文插圖刊第123頁)

## 外語班內共諜猖獗

民國二十八年秋初某日，帶着戰幹一團保送我到軍官外語班受訓的公文，由四川綦江到貴州遵義縣城去報到。我決定選習俄文，當時外語班班主任是吳光傑將軍，吳將軍字霖泉，安徽省合肥人，曾留學德國，先後在柏林工科大學及陸軍砲工大學深造。他從抗日戰爭剛開始時，就帶領着整個外語班師生數百人，自南京輾轉遷到長沙、陽朔，最後在大後方遵義安定下來，培育了許多人才。吳光傑將軍擔任班主任五年多後，於民國卅年秋調任重慶任軍事委員會參謀。他在任內的最後兩年因年事已高，班中一切大權都操在指導員鍾支陸中校之手。鍾乃一潛伏共諜份子，表面偽裝甚佳，極力拉攏同學。俄文教官林承輝染患嚴重肺病，但力疾從公，熱心教學；其妻乃一白俄，一同在班教俄語會話，據聞她生性潑辣，林教官深受其苦。該班採兩年制，第一年初級班，第二年為高級班；外語計分英、法、德、俄、日五種；各班人數由十數人至二、三十人不等，班址乃利用廟宇或公共場所。這在抗戰時期，是一般軍公教機關普遍現象。

遵義縣城有舊城與新城之分，舊城有城牆環繞，新城則與舊城隔一小河，街道隨地形建築，

有一條長約里許的正街，高低彎曲。貴州民間有一句俗諺：「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似是寫實。遵義在中共的史蹟上是一個頗堪一提的地方，共黨在江西經國軍五次圍剿後，逃竄途經該處，召開共黨重要會議。毛澤東也就是在這次「遵義會議」中，既排除了張國燾，也壓制了周恩來，奪得了共黨的領導權，成為第一號共酋，植下了為禍國家數十年的根。偶與居民談及共軍過境往事，他們都尚有餘悸。

與外語班同時在遵義的軍事學校還有步兵學校，陸軍大學剛從遵義遷走不久，搬到重慶山洞去了。各校學員因在戰時，大都攜眷向當地老百姓質屋而居，一切都是因陋就簡，隨遇而安。文大學則有浙江大學，其校舍及師生也都散處在遵義縣城區和城郊，小小一個山城，突然呈現出戰時的繁榮景象。

我為什麼想要學俄文呢？當時其他學俄文的同學又作何想法？可能各人的心理都不一樣。有的學時磨，以為這是「前進」的表現；而我呢，我當時深深感到，抗日戰爭一定會勝利，我國的下一個外來敵人，一定是謀我最深的蘇俄赤色帝國主義者。為了知己知彼，能先學習一些敵人的語言文字，總有用得上的時候；所以我相當用心去學習。在初級班一年期內，已能簡易會話和短

篇習作；就在這一段時間內，我察覺同學中和遵義市面有些書店，因為當時共黨詭稱共赴國難，政府也採取了寬大政策，所以書坊中充斥了左傾的宣傳刊物，如俄共黨史、史達林傳、新民主主義等書籍，以及左翼作者的文藝刊物，滿坑滿谷。共黨經營的「生活書店」，規模最大，同時也成了他們的活動機關，並且由少數共諜份子成立所謂「讀書會」以相號召。名為「讀書會」，實即從事共黨組織活動；遵義是當時抗戰的大後方，這些共黨的活動，已如火如茶，成為國家一大隱憂。

我結合幾位忠貞同學，如陳凌雲、王蜀生等（都是四川人，陳是我軍校十期同期同學，王是十二期），基於愛國家、愛主義的立場，乃自動從事擁護抗戰國策的宣傳工作。在民國二十九年元旦日，以慶祝元旦的名義，製作了一份超大型的壁報（相信共黨後來所推行的「大字報」，是學習我們的），張貼在遵義舊城城門左側的城牆上；陳同學寫得一筆于右任體的好行書，王同學筆下工夫不弱，我也喜歡塗塗寫寫，壁報文字由大家分頭準備。第一篇是宣揚「三民主義救中國」，和其他幾篇針對時局的鼓舞民心士氣和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以及報導日寇暴行的文字等等；用二十四張大型白道林紙紙拼接在一起，貼滿

了一大片牆壁，老遠就可以看得到。同學們的住處多在舊城內，那是必經之路，引起了他們和一般民衆的圍觀，自然也收到了相當的宣傳效果。就因爲這樣，也引發了共僞潛伏份子的忌恨，視我爲眼中釘，種下了日後他們對我採取攻擊行動的伏機。

### 人身攻擊首當其衝

同學皆來自軍中，也經常談論到戰場上的戰況、抗戰前途、共軍和共黨活動的情況，以及國際形勢等；共謀份子則展開統戰工作。

抗戰初期，國軍對日寇抗戰，完全是獨立作戰。在日軍尚未突襲珍珠港以前，日軍在我國大陸節節進逼，沿海地區全部陷落敵手；起初英國政府遷落井下石，關閉滇緬路，使我國斷絕了一切對外通路。此時狡猾的俄帝，以僞善姿態聲稱支援我國抗戰，派了一些軍事顧問，和支援極有限的武器裝備。如此一來，國內共黨更有恃無恐，大肆活動；拿中央政府發給共軍改編的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軍費，全部用在後方及國際宣傳與發展組織活動的工作上，軍費則另在其控制區搜刮供應。當時盤據在陝北延安共黨巢穴，和活動在敵後國軍游擊區的共軍，本着「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原則，同時所謂「抗日」也僅僅是一個幌子，而應付更是陽奉陰違，處處襲擊國軍，甚至勾結日軍與國軍爲敵，以圖擴張共軍實力。

當時我有一本小冊子，隨時記載一些雜感，其中有一段大意是：「對付共黨，要以組織對組

織，以行動對行動，坐鎮大西北的胡宗南兵團，不難在一夜之間，以秋風掃落葉的聲勢，消滅陝北的殘餘共黨……」。忽然有一天，那本小冊子不翼而飛，遍尋未獲；此後，頓覺週遭氣氛激變。在某些同學的眼光中，對我投出極不友善的敵意。

當時受訓的同學，因爲抗戰形勢的演變，敵我交戰線日漸西移，四川籍同學因爲靠近家園，所以佔了絕大多數，乃有人製造謠言，說我最看不起四川人，且常常罵他們是「川×子」、「×兒子」……等；以這種極下流的方式，來激起四川籍同學對我的仇視。

這種「莫須有」的罪名，經過有心人的刻意編造，以訛傳訛，我還隱在鼓裏，其實完全是共僞份子的陰謀。在一次國父紀念週的集會上，竟有人對我發起攻擊，其中爲首的就是我俄文同班幾位川籍同學許亞股、蕭碧光和魏曉曦。另有孫德祥、佟達駿與其他幾個因時隔四十多年已想不起姓名的，魏某是潛伏共僞份子，爲幕後主使者，後來還和我一同進入陸軍大學十八期。抗戰勝利後，在南京國防部第五廳任參謀；蕭、許則是被利用的盲動份子，後來他們也進入陸大十九期，事後許亞股還央請該期同學辛鍾珂、王蜀生等，向我道歉並請原諒。我認爲他們幼稚無知，不予計較；至於孫德祥，那是一個糊塗的可憐蟲。有一次他在常戴的一頂大型草帽上，寫上「C.C.P.」四個俄文字母，亦即「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代號；我曾嚴詞斥責，可能他因此記恨在心，而受人蠱惑，參加竊動。他後來因爲販毒

，由昆明到重慶時，在白市驛機場被捕正法。

在此次事件中，使我身體受傷，心理上的創傷則更是難以形容；所謂一葉知秋，一般人的警覺性太差，對黨國忠貞的同志到那裏去了？事後我因受傷到貴陽中央醫院住院診治了一個月，後來大多數同學也漸漸知道了真象。同學郁珍，當事發時不在班內，回班後知道了這一事件的經過，會同幾位同學向那些滋事份子責問；這時他們都藏藏躲躲，不敢正面出頭了！這是共僞份子的「一貫作風，但他們的心裡一定在竊竊得意，認爲獲得了一場重大的勝利。

### 革命團體組織鬆懈

現在我來回想當時的情景，一個革命團體組織的鬆懈，所有黨員沒有認清時代所賦予的責任，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那時一般國民除了對日寇的進犯，存有普遍的敵愾心理外，但內部人心的腐蝕，因爲共產黨的陰謀破壞，製造矛盾，使國家領導中心的形象，遭受重大的打擊。一般青年羣衆，失去了辨別是非的能力；中國國民黨幾成爲被咒詛的對象。以之與今日臺灣一些臺獨和分歧份子的荒謬言論與挑釁行爲，和中共的統戰工作內外呼應，情勢極爲類似。

所以我們任何人，祇要不希望國族滅亡，不要子孫永世不得翻身的話，就應特別提高警覺，要堅定我們的思想防線；本着國家興亡，民族血忱，不要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大陸淪陷後，幸而還有一個臺灣作爲復興基地，如果臺灣不保，中華民族便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了！可不猛省？！

## 投考陸大競爭激烈

有人說：「軍官外語班是陸軍大學的預備班」；事實很相近，因為有許多在外語班受過訓的學員，後來都考取陸大深造了。

抗戰時期，國軍部隊號稱五百萬，戰區幾十，集團軍數十，軍師數百；對日作戰，除了官兵戰鬪意志、武器裝備外，而各級指揮官戰略戰術的修養，極為重要，尤以高級指揮官與參謀人員尤然。所以一時「陸大學員」紅得發紫，各集團軍亦無不爭相羅致；一面鼓勵青年軍官投考陸大，一面授命考入陸大的幹部，儘量在同學中物色連絡，預約將來學成後前往效命。同時按月給與優厚的津貼；因為戰時物資缺乏，物價昂貴，生活困難。聞有一人接收多方面津貼者，但實際畢業分發，例由軍令部統籌辦理。雖然學員可以填一張志願表，僅供參考而已，不能算數；好在如此一來，未能依約前往效勞之罪，也就過不在己了。此在陸大學員每期人數僅百人左右，以龐大之國軍部隊單位之多，真成鳳毛麟角，於是青年軍官之投考陸大者，競爭異常劇烈；通常要經過三至四關。蓋每期招考時，師級第一試，軍級第二試，集團軍或戰區第三試，最後軍令部決試；考試科目除軍事六大教程（戰術、築城、地形、兵器、交通、通訊）、步兵操典、戰鬪綱要等軍事課程外，普通學科如數學、物理、化學、中外史地、三民主義、國文、外國語文（英、日、俄、法、德任擇一種）都要筆試；更有實兵指揮和口試兩大要項，這是要當面考驗你的反應機

智、軍人儀態、語言表達與臨場指揮是否能從容得體。真是精挑細選，非有「真才實學」是難以僥倖過關的。所以一般青年軍官，均以考取陸大為目標。幸運的一考即中，其次是三番兩次，始獲如願，竟有終身不第者；其時有一不成文法，凡未進陸大者，晉升將級以上官階，即將絕緣；所以有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之喻。

通常進校時官階是上尉或少校，但三年後畢業，部隊中便以上校級任用，甚至有部份地方色彩較濃厚的部隊，竟以少將高階引進；不過職位大都屬高參備員性質，不負責任的榮譽職，僅在班點門面，表示他們也有「陸大學生」，並非落伍團體。但絕大多數任上校級職者，成為軍中骨幹，憑其所學，發揮所長，無論運籌帷幄，或領兵作戰，皆虎虎生威，極受長官袍澤倚重，對抗戰勝利，有其重大貢獻。

在陸大，與正規班情形大致相同的還有特別班，入校官階以中、上校為主，將級僅少數；另有將官班分甲、乙級，人數則二、三十人不等，係就實際需要舉辦，並非定期召集，乃係指名調訓軍中高將領，不必考試；受訓期間僅數月，在學制上無一定地位，精神作用高於學術性質，但他們用功情形，毫不遜色。

關於陸大入學考試之命題，主考單位亦用盡心機。在指定課程範圍內，尤以軍事課程，年年命題，真不知如何命法，才能難倒考生；同時為了保密，決不預製題庫，於是發明一種出題方法，就是臨考試前，由主考官會同考試官，將某一教程任翻一頁，在該頁範圍內出題，如巧遇該頁

乃一圖表，也就要在這一圖表中找題目了，但確做到公平無欺。

陸大十八期，學員成份大都來自陸軍官校第八至第十二期各期同學。該數期的素質，咸認是軍校黃金時代所養成的，論學識皆具高中畢業基礎，再經軍校三年培育；論精神，皆在國難中磨鍊，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富有堅強的愛國情操，誠不愧為最優秀的青年軍官、國軍的棟樑。陸大三年，因為沒有寒暑假，實際比四年的學習時間要實在；我是幸運一次就考進這一期的一員。從二十九年初入校，開始接受軍事最高學府的教育。在這裏補充一句，外語班一年的俄文學習，幫助了我考取陸大的績分，可惜如今連俄文字母幾乎都遺忘了！

陸軍大學校長，大部期間都由蔣委員長兼任，在由南京遷移廣西期間，曾一度由近代東方兵聖蔣方震（百里）將軍代理，百里先生在抗戰時期有一句不朽名言：「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對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國策，作了最有力的證言，對全國軍民同胞，打了一針強烈的興奮劑；同時他說：「生活條件與戰爭條件相合者強，相離者弱，相背者亡。」確是至理名言，今日我們復興基地——臺灣，國富民樂，但已染奢修習俗，生活條件與戰爭條件，有背道而馳的趨勢，處此戰爭邊緣，應知警惕！

兼校長蔣公，以一身繫國家安危，擔當國家興亡大任，日理萬機；陸大校務，自然落在教育長身上。從陸大十七期至二十二期，教育長先後由萬耀煌、阮肇昌、徐培根三位將軍擔任，他們

都是軍中卓越的高級將領，以其學養人格，表率員生，功在國家。

### 接受多彩多姿教育

陸大教育，以養成國軍高級將才為目的，治哲學、兵學、科學於一爐。在哲學修養方面，以培養其堅苦卓絕之人格；兵學方面，對大戰略（政治與戰略的融會貫通），大軍統帥與戰略戰術的精鍊；及對科學新知的吸收，真是海闊天空，擴展了學習的領域。同時蔣公還要我們專注一門功課，就是「大學、中庸」。蔣公命名為「科學的學庸」，蔣公曾有意親臨傳授，因限於時間，乃命何健將軍到校講解數次，此乃我國固有文化的精髓，也是政治哲學的極致。

楊杰（耿光）將軍曾到校講演「國防新論」，有專書一種，強調「國國聯防型」的國防，亦即同盟國聯防型態。此在世界尚未進入大同社會的過程中，如發生戰爭所必經的途徑，第一次大戰如此，第二次大戰亦然，未來的第三次大戰，或說已在進行中的下一次大戰，也脫不了這一型態；當時我國對日抗戰，初期純屬民族戰爭性質，但在抗戰後期，與美軍聯合作戰，及與同盟國遙相呼應，也就以這種戰爭型態修其局。

在大軍統帥、戰略戰術、中外戰史，以及統御後勤諸方面，是學習的重點；現地戰術與參謀旅行，則更能發揮活學活用的效能。其餘尚有一次蘇俄軍事顧問指導的現地戰術，他們特別着眼縱深部署。總括言之，陸大的軍事教育，相當完善；至今記憶猶新的有龔浩（字孟希）將軍的拿

破窠戰史，有聲有色；史久光將軍的軍事哲學史，幾如講授中國文學史，使我們傾服心醉。還有一位「習慣性」的「權威」教官；所謂「權威」，他確是講授這門功課——運輸學的權威，當時空運尚未發達，而鐵道、公路及船舶運輸，則為研究軍事運輸之主要課題。何謂「習慣性」？教官宗明（字明杰）中將在各期講授本課，「習慣性」於第二、三次授課時，選定一次，如有學員中途發問，不拘所問內容如何，彼必勃然作色，大發雷霆，高聲斥責之後，拂袖而去，並稱不再到該期任教。全體學員相顧愕然，驚恐之餘，乃推定同學代表會同學員長及某觸犯教官之同學，一同親至教官處，認罪懺悔，懇求息怒，重回教室；照例雨過天青，事後體察，宗老師基於施教經驗，也是一番苦心，並非偏重保持教師之尊嚴，而意在促使學者專心一志聽講，勿使其他同學中途分心；如有疑問，亦須在講解告一段落時提出，或相互研討，方是正途。

其次陸大的戰術教育最為精彩，如應用戰術，例由同組教官數人（按教授班數配置），集體研究，根據教學進度，先定研練主題，設定範圍，就攻擊戰、防禦戰、遭遇戰、追擊戰及退却戰五種基本形式的戰術中，以某一種或二種以上為研習要項；本乎戰術的原理原則，編成「想定」依據實戰過程，逐段設定情況命題，由學者提出答案，或為「決心」，或為「判決」，或為「意見具申」，或為完整之「作戰計劃」。其時乃採用三段式作業，如「決心、理由、處置」，簡單明確，唯寥寥數十字。不若爾後美軍參謀作業

之五段作為，連篇累牘，「附件、附圖、附錄、別紙、別頁」一大堆，但戰術修為精湛者，於此三段作為中，實具「畫龍點睛」之妙；此在初學者，難以一蹴可幾。

教官於收到學員之答案後，乃攜回宿舍，引經據典，準備講評資料及對擬定原案之解釋，下次臨堂講述；先飭學員申述其立案理由，並就答案中不同之立案分類，使相互辯論，所謂「道理愈辯愈明」，最後分發「教官原案」。學員閱讀後，亦可針對原案，提出不同意見，但必須有所本，「原案」被學者打倒，也不是不可能的；大都皆能令學者心服口服，是誠敦學相長。故任教陸大，乃一極艱苦工作，雖然如是，在陸大畢業，被命留校，繼續在本校兵學研究院進修，又為校中視為瑰寶。所謂「兵學研究院」，實即「陸大教官養成所」；研究一年後，即以「兵學教官」任用。這在我真是一件極為遺憾的事，軍校十期畢業，留校任十三期教育班長，陸大十八期畢業，又被留校任第二十期教官；現任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就是我任教的那一個教授班最傑出的學員，所稱遺憾，是始終未脫離軍事教育場所，而與參與部隊戰陣無緣。但當時對日戰事，正是烽火連天，在各戰場上，國軍都在和敵人作生死的搏鬥，我仍留在後方，擔任教職，確實不是味道。

### 夢中有夢大過煙癮

戰術教官的工作，雖不像戰場上出生入死，但是辛勤勞瘁，夜以繼日，絞盡腦汁，為了保持

教官的學術尊嚴，確有如臨深履薄的感覺。於是，不知不覺間，抽上了香煙，而且煙癮極大，一天最少兩包二十支裝的「人頭狗」，這種牌子的香煙，是抗戰後期，最流行的一種品質粗劣但售價不低的香煙。每天兩包的代價，幾乎和我家一天的菜錢相等；因在戰時，法幣貶值，以一個上校教官的待遇，生活仍是拮据，加上這一門嗜好，更加重了負擔。同時學校配給我一間宿舍，在偏遠山窪處，附近沒有香煙攤，如要到小店買煙，最少要跑上三、四里路；有一次，是一個盛夏酷熱的晚上，忽然斷糧，而煙癮大作，呵欠連連，竟至不能繼續思考，心煩意亂，乃決心摸黑上街去買煙。去時還好，回家中途，驟然雷電交加，暴雨如注，躲在道旁的草叢裡，不僅成了落湯雞，簡直連呼吸都發生困難，買的兩包煙也泡了

## 編輯報告(二) 編者

△中央研究院前任近代史研究所長名教授王聿均先生寫羅家倫對文學史學的貢獻，生動翔實，是一篇特別具有史料價值和權威性的著作，為配合王教授的大作，特選載羅家倫先生原著「新人生觀」中的「道德的勇氣」一文，以供讀者參閱。

△本期又因稿擠兼排校不及，繆培基教授、鍾自若先生、王成聖教授等的作品均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

湯。自然界的一場瘋狂震怒，真有幾分懾人魂魄，更加存身之處，竟是有名的「和尚坡」墓地，不由得毛骨悚然，顛顛跌跌往處奔跑；這種狼狽行狀，應該是「煙神」的傑作了！

自從和香煙結下了不解緣，滿屋煙霧瀰漫，不亞於作飯所燒的濕煤球所冒出的濃煙；不過有香、臭之分罷了！而滿地火柴棒、香煙頭，和燒黑了的五指，臉色也可能跟着發黃了！真可以稱之為「慘不忍睹」！尤其我那一個初生嬰兒，有時她會號啕大哭，可能就是表達她憤怒的抗議吧！在這種情況下，支持了幾個月，經常耳邊聽到妻的嘀咕聲：「菜又貴了，油鹽又漲價了！……」，「不知道抽香煙有多大好處？非抽不可！」有一日，將近午餐時分，又聽到她在唸經，一時氣憤之下，毅然決然，將當天早晨她在買菜帶回來的兩包煙，大致已經抽了半包，就將所剩下的一包半的煙，握在兩手掌中，從中一扭，斷成六七十幾段香煙頭，撒了一地，決心從此「戒煙」了！男子漢，大丈夫，這點小事，一定說到做到，確實戒起煙來。說「戒煙」容易，這不是很容易嗎？可是「戒煙」滋味，真不是我這枝秃筆所能描繪其萬一，如若不信，且聽我慢慢道來。

夢，或由夢境回醒的最後階段，至於第二第三層，即是夢中有夢，夢中再有夢，真是夢話連篇，叫人難以置信。不錯，我是戒煙了，在夢中吸煙，和在夢中告訴自己，你是戒了煙的人，不可破戒。

又在夢中，似乎是教育長徐培根將軍召集教官開戰術研究會，桌上擺着由飛機飛越皖峯運來的名牌洋煙，教育長殷勤勸煙，以示慰勉，於是乎一根接一根，抽個不停，這是第三層夢境；然後自己又警告自己，不要太沒志氣，不要再拿下一枝了，這是第二層夢境。但仍然自相交戰，結果是下不為例，這次就馬虎點吧！到此已回到夢境的最後階段，也是回醒前的境地。以層次分，就逆序言算它回到第一層，因為這時在夢中會勃然自責，驕地舉手拋棄香煙，因而從夢中驚醒，醒來後才發現是黃梁一夢；這種情形，在戒煙的頭兩週，夜夜有夢。一個月內，三兩天一次，三個月以內，平均一週二次；三個月以後，才不定期的「煙夢重溫」。

誰說戒煙是一件易事？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戒煙，也是最痛苦的一次戒煙，這和小孩子斷乳，戀人斷情，差堪比擬。不過以後幾十年中，戒煙對我是家常便飯，偶因「存心不良」的朋友故設陷阱，引我破戒；但是當我要戒的時候，祇要患一次重感冒，患時不想抽煙，等到想抽時，稍加忍耐，勉強自己一下，也就過去了！我斷斷續續抽，又斷斷續續戒，不知多少次，但從六十九年夏秋之交，一次重感冒之後，便不再做香煙的奴隸了。